

A photograph of a man and his father in a barbershop. The father, an older man with white hair and a beard, is seated in a barber's chair, looking up at his son. The son, a younger 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beard, stands behind him, resting his hand on his father's shoulder. They are in a barbershop with large arched windows in the background, through which warm sunlight is streaming. The shop is filled with various grooming products and tools on the counter and shelves.

MY FATHER AND GILLETTE

Ferdinando Frega — Nando the Scribe

我的父亲与 GILLETTE

THE FAMILY · 03

GILLETTENARRATIVE——私人档案

我的父亲于2025年4月去世。

从那以后，没有一天他不在我脑海里出现。

死亡把一个人从房间里带走。

却没有把他从谈话里带走。

我年纪越大，越在自己身上发现藏着的他的碎片。

手势。沉默。反应。看人的方式。

真正重要的遗产从来不是钱。

而是认可。

我年轻的时候，他常常看着我，对我说，我能做到他自己够不着的事。

我以为他在逗我。

我以为父亲们说这种话，是因为父亲们必须相信自己的儿子能做到不可能的事。

现在我明白了。

他不是夸我。

他是在把我还没有挣到的信心借给我。

他看见了我看不见的路。

我不知道存在的门。

我要花几十年才能去发现的可能。

我们是父子。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那种能坦诚谈论生活、女人、胜利、屈辱和梦想的朋友。

后来我们成了同事。

被工作、血缘和不肯接受平常界限的倔强连在一起的同谋。

除此之外，我们共有一个姓氏。

这个姓氏如今活下来，不是因为它写在文件上，而是因为它进入了叙事。

进入了记忆。

进入了GilletteNarrative。

有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还在看着。

不是作为法官。

不是作为批评者。

不是作为那个说

*“我早就告诉过你”*的人。

不。

更像一个沉默的观察者，在研究一场他参与创造的实验。

一个从不照说明书走的儿子。

一个一次又一次走出格式的儿子。

一个人生结出的果实谁也无法合理预料的儿子。

我想念他。

他的微笑。

他的停顿。

他的沉默。

他的决定。

那些保存在记忆里的小画面，没有哪个档案能储存，没有哪种技术能找回。

他二十七岁时是意大利陆军的上尉。

但军衔从来不能说明他。

让他独一无二的东西要简单得多。

他是我的父亲。

当世界其余的部分都在争着制造噪音时，他是我生命中安静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要给他写信。

寄往他可能在的任何地方。

等我。

但不是现在。

还有工作没有完成。

还有谜没有解开。

还有故事需要写下来。

总有一天我会到。

到那时，我们会一起笑。

不是笑成功。

不是笑失败。

而是笑这段旅程的荒诞。

因为亲身经历讲出的故事，是想象永远无法企及的。

再见，爸爸。暂时再见。

你的儿子，
Ferdinando